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24
2 June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二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日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谢赫利先生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圭亚那

意大利

日本

毛里塔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伊拉克)

契尔努申科先生

庄先生

萨拉萨尔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威尔斯先生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斋藤先生

凯恩先生

里德贝克先生

奥文尼科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奥约诺先生

马莱塞拉先生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三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三点三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首先，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的愉快义务和特权在于表示我相信所有安理会理事对于圭亚那代表团所共感的钦佩和感激，因为该团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位期间为安全理事会作了卓越的服务。圭亚那杰出的大使，拉什利·杰克逊先生阁下在主持五月份初期安理会的注意力所贯注的非正式协商上完成了令人钦佩的服务工作。随后，圭亚那杰出的外交部长，什里达思·兰法尔先生在主持安全理事会于五月底举行的两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上充分提供了他广泛的经验和特殊的能力。我知道我能够代表我所有的同事发言，说我们多么赞赏我们的圭亚那的同事们所表现的殷勤、效率和政治家的才能。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的局势

主席：大家记得，在上星期五举行的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决定，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向布隆迪、加纳、印度、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索马里和赞比亚的代表发出邀请，依照他们的要求，参加目前进行的讨论，但无投票权。由于安理会议席极为有限，我不得不遗憾地采取在这种情况下每次遵循的惯例，请我刚提到的各国代表团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当然，大家都了解，当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因此，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以上所提的八个会员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边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隆迪代表米卡纳古先生；加纳代表博顿先生；印度代表贾帕尔先生；利比里亚代表丹尼斯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塞内加尔代表法尔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和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先生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根据第一八二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另一决定，我现在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班达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还收到了达荷美、罗马尼亚、塞拉利昂和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惯例，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邀请我刚提到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刚才提到的代表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他们要发言的时候，在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布莱登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在安理会会议厅旁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在它面前的问题。发言人名单的第一位是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塞西尔·丹尼斯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丹尼斯先生（利比里亚）：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表示，正当我们继续讨论对我们这个唯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都极为重要的问题时，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伊拉克的卓越代表，荣任这个庄严机构的主席。伊拉克被邀发挥这个重大的作用，这是幸运的历史巧合，在伊拉克的历史上有几个时期，你们必须针锋地对抗和英勇地反抗殖民主义的压迫，确保自决的权利，把人类的尊严恢复给你们的人们。因此，伊拉克对安理会现在处理的问题会有充分的领会。主席先生，我向你祝贺并预祝你主持会议成功。

我借此机会也向协力合作的圭亚那共和国的代表，为其在五月份中以讲求效率和有效、干练的方式主持安理会的事务表示感激。在此，我要向圭亚那的外交部长什里达思·兰法尔先生阁下，表示特别的谢意和感激，因为在我们开始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时，他在百忙中抽空到纽约同我们在一起。对我们来说，这又是另一个积极的明证，表示圭亚那对促进全世界的人类尊严和非洲解放的目标继续作出许诺。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言，讨论不但对非洲大陆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极大重要性和利害关系的问题。

利比里亚一向坚决和明确地支持非洲的全面解放和支持消除旨在剥夺非洲人民自行决定其命运，维持他们作人的尊严以及正当地表示他们的正义和合法的愿望的固有权利的一切制度。当全非洲大陆陷于殖民主义和种族压迫的漫长黑夜之际，利比里亚能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去曾是一盏代表希望的明灯，就是希望非洲独立的黎明有一天必然会到来。对大部分的非洲而言，这个时刻已经到了。这就是为什么对继续剥削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本身的人民令人更加使人忧虑、痛苦和难以忍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制度是这样地违反了本组织的宪章规定、世界人权宣言、人类尊严的观念和所有人民的自决权利，所以非洲人民决不接受这种不人道、不正义和受谴责的制度。因此，他们使用一切可行的办法消除这些制度是完全正当的。

利比里亚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愿意看到这些问题得到和平与真诚的解决。我们认为，如果能这样做，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各种权利就能依据民主的原则获得保障，而真正公平和公正的多种族的社会得以建立。

但是，遗憾的是有些人还继续认为用赤裸裸的暴力可以为少数种族集团的利益继续剥削、压迫和侮辱一个被剥夺了所有权利而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非洲大多数人。

种族主义是严重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来源。它招惹无理和盲目的仇恨。它完全违反人类在自由、正义、平等和有意义的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的崇高希望。它抑制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而诉诸于贪婪、恐惧、自私的最卑劣的本能。这些本能在过去有很多次和在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人类陷于恐怖、悲惨、苦难和悲哀的深渊。

然而所有这些都可以避免。假如果能避免了，胜利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特殊集团，而属于全人类。更有甚者，这将是巨大的胜利，是稳步迈向幸福的新纪元的开端。在这个新纪元里所有国家和人民之间信心将战胜恐惧，信任将战胜猜疑，了解将战胜仇恨。因为，不管我们高兴与否，我们究竟只是属于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究竟是共同居住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因此，我们要获拯救，端赖及时确认人类兄弟般的友谊和确认我们的幸福和安全终究有赖于我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合作的能力这一基本的事实。

当南非总理表示希望会见托尔伯特总统时，总统准许他访问利比里亚讨论南非部队从津巴布韦撤退和立即结束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事。总统希望，由于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解放在即以及津巴布韦的各种发展所造成的新局势，沃尔斯特先生可能有与此有关的重要事情要传达。

在过去，正如在今天一样，利比里亚一向不遗余力协助使非洲未解放的领土转变获得自决和独立。利比里亚代表团于一九六一年第一次在安理会提出在安哥拉的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问题。几个刚愎的顽固分子，由于他们倔强，竟能拖延非洲

葡管领土的独立，直到榨取了大量的人命，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一九六〇年，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代表非洲的独立国家就纳米比亚问题也向国际法院提出引起争论的诉讼。虽然当时对正义作了奇怪的曲解使这个行动受到阻挠，但是，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法院最后都确认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是非法的而应该终止。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设立是要保证逐步、和平和公正地将该领土过渡到独立。纳米比亚必是，也将是由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和统一的国家。究竟是以和平的方式或流更多的血来达成这个目标，作这决定的重责现在正落在南非政府的肩上。

南非总理访问蒙罗维亚时曾告诉托尔伯特总统说南非并不想要纳米比亚的一寸领土，事实上，南非政府愿意摆脱纳米比亚。但是直到现在南非总理还没有兑现我们认为似乎是诚意的表示。

纳米比亚的前途和纳米比亚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采取的独立方式只能由纳米比亚人民自己决定。认为纳米比亚是由几个民族构成的这种分裂性的观念是我们利比里亚人决不接受的。这是企图在该领土继续施行班图斯坦政策，瓦解纳米比亚人民的基本统一，促使该国巴尔干化和持续南非对该领土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的罪大恶极的作为。我们坚决反对。

而且，我们解释安全理事会关于在联合国的协助下将权力让与纳米比亚人民的第366(1974)号决议执行部分第4段，认为这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领土举行选举的意思。因此，我们请安全理事会证实和维持联合国举办这种选举的合法权利。

由于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南非没有在该领土主持或监督选举的合法权利。由于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非法存在和实施剥削的阴谋，因此不能认为南非是中立分子，而应该认为它固有的偏见和威迫手段将有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并使选举所获的结果无效。

西南非民组，就是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在纳米比亚的唯一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的充分参与，是在促使决定纳米比亚前途过程中的每一个工作阶段都有必要的。如果要西南非民组充分和有效参与，必须允许所有其领导人和成员在纳米比亚自由行动而不受逮捕的威胁，必须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留者，必须许可被放逐在外的人士回来，必须许可他们全体都不受阻碍地参与促成其独立的工作。

沃尔斯特总理曾说南非并不是占领纳米比亚，南非是由于纳米比亚人民希望而在那里。我们要问，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是怎么决定的；在什么条件之下一个外国的占领势力能够客观地决定它压迫控制的人民的意愿。

在联合国对该领土负有特殊责任。如果南非要占先夺取联合国监督和决定纳米比亚前途的责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如果象南非政府那样示意说，只有南非真诚地希望看到纳米比亚人民表示的真正意愿，而参加这个世界组织的各国都想破坏这件事，这就是颠倒是非就是对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一大侮辱。

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南非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对去年十二月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中明确具体的规定作出反应。

我们必须重提，当非洲国家得到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情的支持，向本理事会提出将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问题，安理会的三个常任理事国——即法国、英国和美国——联合行使本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三重否决权，从而违反本组织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准许南非继续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托尔伯特总统作出反应，说：

“非洲国家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审议了要把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这是促进解决这个极令人烦恼的问题的及时措施。但是它们被拒采取这个行动。它们合理地期待有行使否决权的那些国家能凭良心为此行动负责而在及时履行其义务时能一贯地导至为这个严重的局势谋求公正和可以接受的解决途径，这个局势继续使联合国所根据的神圣和基本的各项原则无法实行。”

托尔伯特总统继续说：

“我确信可以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而世界各地的人有好意应继续协助和合作寻求这个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应保证南部非洲的所有各国人民将能在和平、正义与和谐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将能获得和享有平等、自决、人类尊严自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是由一位敬畏上帝的和英勇的领导人说的崇高的话，现在我重提这些话感到光荣和自豪。我们自己在协助谋求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从来没有懈怠过。

安理会和大会已经通过了许多的决议，这些决议充满了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纳米比亚的压迫政策加以诋毁、痛责、非难、申斥、严批、苛评和谴责的词句。载这些决议的各种文件可能重达几吨，但是南非从来就没有尊重任何这些决议的精神的任何迹象。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有作为的人们那样思考，有思想的人们那样行动”。在安理会之中联合国宪章授与特别职责的国家——特别是在本理事会投了三重否决权的那几个国家——现在应该活跃地参与采取有效和积极的措施来确保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领土，以便向全世界表示它们继续履行其国际职责的诚意。

我认为下列各项是安理会至少在现在可以作的：(1) 制订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2) 要求于可能的短期间内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纳米比亚的民主选举；和(3) 要求南非停止根据在强制和威迫的气氛下产生的制宪会议的规定将班图斯坦政策强迫纳米比亚人民接受的任何行动。

利比里亚政府不希望看到纳米比亚制造一种对抗和敌视的不可逆转的气氛。我们希望将权力移交给全体纳米比亚人民的工作可以和平达成，不再使用更多的暴力，不流更多的血，不造成更大的仇恨。但是时候越来越迟，南非继续坚持其强硬的态度，使我们面临一个正在加强武装斗争的赤裸裸的事实。如果可能，我们希望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极为明白的是：纳米比亚人民在享有自由、公正和人类

尊严的情况下生活的权利是不可妥协的，甚至是值得在有必要时为它作最大的牺牲的。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对我国所表示的感情和我个人说的亲切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赞比亚外交部长姆旺加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发言。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容许我祝贺你荣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我们深信在你贤明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使纳米比亚获得公正的和平，从而为南部非洲紧张气氛的缓和作出重大的贡献。

前任主席圭亚那的杰克逊大使和他的外交部长兰法尔先生在五月里非常干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若不向他们致敬，我的祝贺就不完全了。赞比亚和圭亚那都是不结盟国家集团的活跃成员，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许多政策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主持这些重要的会议。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给予我这个机会就纳米比亚的重要问题向你们发言。纳米比亚问题有一个特点，它是联合国议程上尚未解决的最老的殖民问题。

安全理事会现在举行会议是在非洲大陆历史上最紧要的时候，也是在安全理事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对各个由于它们既不能支持南部非洲的武装斗争又不能支持和平转变从而引起的极为重要的道德问题必须提出答案的时候。

纳米比亚是南部非洲的一部分，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将它孤立起来而加以讨论。在纳米比亚发生的事对罗得西亚和南非本身都有直接的影响。许多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无数决议，要求南非从纳米比亚撤退；接受纳米比亚自决和独立的原则，接受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放弃班图斯坦”和所谓的“本土”政策，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行动受限制的人，无条件赦免所有被放逐的纳米比亚人，准予自由的政治活动，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的普选。

南非对所有这些要求作了什么反应？首先我们为什么对一个占领国作了这些要求？南非政府始终拒绝国际社会提出的要求，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并无前例。但是联合国却不曾作过任何具体的事来处罚南非拒绝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每当非洲和其他国家要求对南非采取惩罚措施时，安全理事会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就使用三重否决权之类的手段，援助南非使它能够继续蔑视这个国际社会。如果联合国接受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为什么我们又作了超出要它撤退的范围而会导致建立联合国有效地在场的各种要求呢？我们认为，联合国既然向南非提出撤离以外的要求，单就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纳米比亚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地位。一方面基于南非的存在是非法的理由而要求它从纳米比亚撤退，另一方面又要求占领政权作几件事——这等于承认其非法占领，我们有时候对于这两者是否互相矛盾存有严重的怀疑。这就造成了关于这个问题上南非地位的严重法律问题。必须说明清楚的是，纳米比亚的主要障碍是南非在场，除非这个外在的因素——即南非——消除，直到那时所有其他的问题方才能够解决。以优先秩序来说，这必须当作第一优先事项，因为，如果南非从纳米比亚撤退，联合国既然是合法的权力机关，那时就要负起它的正当职责，依照大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二一四五(XXI)号决议的规定促使领土自决和独立。所有其他所提出的要求，例如放弃“班图斯坦”和“本土”的政策、政治活动自由、释放政治犯和行动受限制的人等等，在一日之内只一落笔即可达成。

南非对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令人很不满意。既没有解决一些基本的差异，也未答复许多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又引起了对于我们谋求谈判解决并无帮助的一些新问题。无疑的，南非的反应削弱了一向主张以谈判进行政治解决的那些国家的立场。

我们对纳米比亚的目标是使纳米比亚立即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获得独立，随后由纳米比亚人民自由选择他们要有何种政府和采取何种制度。

以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将从这里走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如何获得最好的进展？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为的是寻求一个方案对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继续蔑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表示我们的谴责。同时，我们应制订各种措施，以便向南非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它放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因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将鼓励西南非民组就尽量将权力从南非转移到纳米比亚人民的技术问题进行谈判，但是我们也同时表示我们意志坚决，如果谈判的解决不能达成，我们要支持加强纳米比亚的武装斗争，不顾一切后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表明了实际上怎么支持这两种行动。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争论，因为它们一向对非洲人民的斗争给予实际的支持，但是，毫无疑问地，由于西方各大国反解放运动的态度——这种态度只有助于加强白人少数政权，我们同它们是有争论的。

我们非洲人听够了西方国家及其代表的声明，说什么“我们仍赞助南部非洲的和平改变”，什么“我们赞成非暴力的解决办法”。这种毫无意义的陈腔滥调只会破坏西方大国在非洲人眼光中的威信，特别是因为它们对武装斗争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变通办法可以提供。只根据常识就足使西方大国明白，除非受到某种压力，特权的少数人是不放弃他们的特权的。有特权的少数人和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大多数是依种族划分的。在那里，受压迫历史是很悠久，而且时常很激烈的，自动进行调解是加倍地不切实际。当它们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解决方案，赞成自决而同时又痛斥暴力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这种态度既不切实际，又无补于事。当然我们不能为南部非洲的自由呼吁而同时又不向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民提供协助，我们知道，正如他们也知道一样，现在大权在握的人拒绝了我们所讨论的达成自由的一切其他方法。

除了应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以外，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最后一个决议比以前的任何决议内容都更为彻底。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对南非的强硬态度

清楚地表示忧虑。我们期望安全理事会不仅重申以前的各项决议，而且采取比第366(1974)号决议更进一步的步骤，使南非彻底明白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我们希望这次的辩论不是又一次的辩论比赛，也不是大发议论以掩饰我们的束手无策。必须针对纳米比亚问题，采取促进达成自由的实际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除其他事项外，作到下列各点：

第一，谴责南非拒绝照第366(1974)号决议行事；

第二，要求对南非实施有效的武器禁运，作为对它拒绝遵守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定的惩罚措施；

第三，再度要求南非无条件地从纳米比亚撤退或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明确地表明其撤离的意向；

第四，要求立即停止实施企图将纳米比亚人民分成几个部落团体和单位的班图斯坦和所谓的本土政策。安全理事会在这样做时还必须表明在任何条件下不接受任何根据班图斯坦或本土政策制订的纳米比亚独立方案；

第五，要求南非接受从现在开始12个月之内，在联合国监督下或在联合国授权的任何其他国际组织的监督下，根据成人普选权的原则在纳米比亚为制宪会议举行自由选举。

第六，要求南非释放所有纳米比亚的政治犯和被监禁者，包括那些违犯所谓安全法的罪行的被监禁者和被拘留者，不管这些纳米比亚人是否被控告或被审判或被拘禁于纳米比亚或南非；

第七，要求在纳米比亚废除所有种族歧视和政治压迫的法律和习俗；

第八，要求南非无条件给予因政治原因目前放逐在外的所有纳米比亚人充分的便利，归返他们的国家，而不受逮捕、拘留、恐吓或监禁的危险；

第九，欢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确保纳米比亚自然资源所采取的主动措施，

并请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为执行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法令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第十，使南非知道任何未得联合国同意而为纳米比亚制订的宪法方案都是不能接受的；

第十一，要求南非接受纳米比亚为一统一国家的原则，反对任何不基于统一国家的原则而对纳米比亚领土完整所作的解释；

第十二，现在宣布说，南非倘不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遵守这些要求，安全理事会将召开会议，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严厉措施，可能包括暂时取消南非的联合国会员资格或将它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我们认为应采取这些最低限度的措施以避免在安全理事会内制造对抗，而当国际压力和南部非洲局势的改变开始制造绝好条件以便被压迫的群众对压迫者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大打击的时候，这种对抗可能被人误解为有安全理事会支持比勒托利亚政权的意思。

在印度支那和前葡萄牙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的发生的各种事件现在更加清楚地表明，胜利永远属于为正义而斗争的人们。

最后，依我们的管见，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并不是在和平改变和不改变之间作一选择，而是在和平改变或武装冲突之间作一选择。应该弄明白的是，如果不能和平改变或没有持续进行和平改变的真正展望，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在他们的党——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在其他独立的非洲国家和进步的世界各国的支持下，将为他们的权利进行斗争，直到获得最后的胜利为止。我们应该反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将发生这种改变。我们已经陈述了我们的选择，我们也陈述了我们的优先次序。剩下的只是等待这个辩论的结果，看到底它将加强和平改变的力量或是加强压迫和镇压的大祭司的力量。在这两条道路中我们采取那一条，这选择将由你们决定。

主席：谢谢赞比亚外交部长阁下对我说的亲切话。

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加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的议席就座发言。

博登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很感激您和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有这个
机会就纳米比亚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

这么多年来，纳米比亚问题继续为安全理事会所需处理的一个最棘手问题。虽然如此，我仍抱着相当的乐观，这里的讨论在您的领导下会有成果，从而充分显示安理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关切和决心。

我也想向前任安理会主席圭亚那外交部长兰法尔阁下，就他为安理会本届会议所作的安排表示敬意。

他主持安全理事会专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似乎不仅是偶然的巧合。他在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的任期内，突出地表现了他一心一意和尊严地为纳米比亚人民利益服务。他代表的国家致力于和平、正义和人类平等，已经取得了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拥护。

六个月零几天以前我很荣幸有机会就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当时正如现在一样，我国感到不得不参加辩论，因为我们非常重视非洲的和平，我们担心，南部非洲的一般情况若不加以坚定、公正和平等的处理，就可能发展成为类似越南的情况，而且可能有比越南更加严重得多的后果。我今天的发言应该被看作是我国政府愿意为寻求阻止南部非洲情况暴力化的解决办法作出贡献。

去年十二月，当非洲集团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现在引上沃尔特同事所说的话——非洲集团国家要求安理会：

“……明智地采取措施，来消除纳米比亚现行情况的爆炸性。”（第一八一一次会议，第26页）

接着的辩论就象安理会过去历次关于这问题的会议一样，很多代表世界不同大洲的同事都提出强有力的论点。我们以为这些论点也许会导致安理会采取那些坚定和有效的措施，即安理会本身久已答应要在南非拒绝从纳米比亚领土撤退时采取的措施。我们从去年十二月的审议得到的只是另一个警告。在安理会第366（1974）号决议里说，如果南非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以前不遵行“联合国的决

议和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安理会则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不用说，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对这个决定感到失望。我们认为这个决定若不是显示安理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毫无能力谋求进展，就是显示安理会内某些理事国有一个不幸的阴谋，他们为了某种原因，或者为了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原因，要维持现状，我们比较更倾向于采取第二种见解。但尽管我们对第 366(1974)号决议感到失望，我们仍然持有一线希望，国际关切的压力也许能迫使采取我们要求的行动，以便消除纳米比亚局势的爆炸性。我们所期望的显然是太乐观了，因为过去五十年来纳米比亚的局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纳米比亚是南非奴役下的领土，遭受着种族隔离、野蛮和残暴政策的有害影响。

纳米比亚的悲剧的历史演变不需要再说了，特别在象安理会各理事国的这样杰出和有见识的听众面前更不需要，因此，我不受作冗长叙述的诱惑，只限于提醒理事会议演变过程里的某些关键性发展。

当大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第 2145(XXI)号决议决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时，大会所根据的是一个无可怀疑的认识：南非没有履行管理该领土的义务。因为该种族主义者政府没有确保本土居民的精神和物质福利以及安全。

该项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也不准备作为一个玩笑。但由南非试图加强对领土的控制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项严肃的决定对南非毫无影响。

安理会第 245(1968)号决议的严重关切的措词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由于决议通过之前，南非政府拒绝让一九六七年设立的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执行它受委托的职务，这些职务是：同南非当局取得联系，制订移交管理权的程序。真的，那时设想西南非洲——这是当时的名称——会：

“依人民意愿决定的日期实现独立。”（大会第 2248(S-V)号决议）。

如阁下所知，大会当时属意的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就象拒绝接受大会终止委任统治的决定一样，南非拒绝与纳米比亚理事会合作让该理事会履行其委任。

尽管纳米比亚人民为自由而进行正当斗争而这斗争受到挫折，我国政府认为大会第 2145(XXI)号决议代表一项重要的宪政发展，虽有限的宪政重要性，但却

给未来行动指出一条可行的途径。安全理事会第246(1968)号决议的情形与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的相同。第246(1968)号决议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但我们认为它已作出某些进展,这就是为什么亚非国家集团接受它作为关于纳米比亚采取未来行动的基础。

各理事当然记得,安理会第246(1968)号决议,除了别的以外,重申纳米比亚人民获得自由及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确认南非继续占领该领土的非法性和严重后果,安理会认为南非的继续占领损害了纳米比亚居民和国际大家庭的利益,并决定南非如不遵行本决议案的规定,安理会当立即开会决定符合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的有效步骤或措施。

安理会第246(1968)号决议的特殊意义是,决议第一次使安理会担任其正当的任务,把联合国为纳米比亚领土负起直接责任的理想变为现实。

我不需要提醒理事会各理事:安全理事会表示打算对违反我们组织的成员国南非采取有效措施的决议并不只有第246(1968)号和第366(1974)号两个决议。因此,安全理事会面对这样的—个情况,尽管有反复的警告和责备,这个成员国仍坚持,近于蔑视地拒绝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特别是宪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义务。安全理事会因此有责任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最高利益确守信义,实现它声称过的要对南非采取有效行动的意愿。

南非对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的反应载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S/11701号文件中。该文件的内容及其附件已经受到不同的评价。一些人认为南非的声明的语气和内容是妥协性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就安全理事会第366(1974)号决议而论,南非的反应是含糊和令人不满的。

加纳代表团认为,不管我们怎样评价南非的声明,我们都可以同意,在一个根本方面它是不能接受的,即南非未接纳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法律任务。南非政府同意与纳米比亚理事会举行关于该领土的讨论时,它是出于本身的慷慨而不是履行任何法律的义务。因此,照我们看来,该声明进一步证明南非反抗我们组织的三个重要

决定：第一，大会第 2145(XXI)号决议，第二，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第三，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裁定。各理事当然记得，这个裁定的措辞很清楚：

“……由于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把它的管理机构从纳米比亚撤退，从而结束它对该领土的占领”。（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报告，英文本第 58 页）。

南非的声明并不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奇怪；至少其中含有常见的因素。令人奇怪的是，本届安全理事会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来答复南非的挑战——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

加纳外交事务专员在联合国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对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 A/9775 —— S/11519 号文件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这个声明是南非又一次使本组织不得不忍受的侮辱。我国代表团希望本组织坚定地告诉南非说，联合国负有西南非洲未来的最终责任。现在的问题在于南非继续反抗本组织蔑视国际法院关于这个领土的裁定。我们愿意听到南非说明它什么时候放弃这种反抗。”（A/PV.2258）

当然，南非的反抗态度旨在考验安理会的有效性，使安理会受到蔑视和嘲弄。

南非悍然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因此严重地违反宪章的第二十五条。我们一部分是参照了这个事实，方才请安现会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

我国过去对安理会的缺乏行动感到失望，是因为我们感到根据我们手上的证据除了希望对南非采取有效措施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途径。若非如此，则会让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的局势恶化到一种使全世界吞没于种族斗争的烈火中的程度，因为尽管南非制造错误的印象，真相却是，除非能够看到联合国有效地替他们采取行动，受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将会使用一切手段来争取自由。有了我们之中很多国家准备提供的援助，又在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纳米比亚人民必然要打破他们遭受这样长久的压迫。

我们已经容许了一个成员国有计划地把世界带到混乱的边缘，这样做是荒谬的。因此，无论怎样，我们仍希望请安全理事会作出有远见和勇气的表现，制止南非厚颜无耻的做法和扩张阴谋。谴责南非所代表的一切是有必要的，但我们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安理会必须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南非根据宪章规定采取坚决行动甚至采取严厉的行动。

制裁南非并不是新问题；一九六〇年以来安理会就已经提出这办法。特别重要的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大会第1761(XVII)号决议，规定会员国对南非采取下列措施：第一，与南非种族主义者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第二，不许所有悬挂南非旗帜的船只进入各国的港口；第三，制定法律禁止各国的船只进入南非港口；第四，抵制一切南非货物且不向南非输出货物，包括一切武器及弹药在内；第五，对于所有属于南非政府在依南非法律登记公司的飞机，概不给予降落和通过的便利。

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本安理会在第181(1963)号决议中庄严地号召所有各国立即停止对南非出售并运送武器、各种弹药及军用车辆。安理会通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第182(1963)号决议，重新呼吁所有国家遵守其禁止军事设备运往南非的命令。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安全理事会第191(1964)号决议再一次作出同样的呼吁。

如果不是由于南非与某些西方国家间曾经有和仍然有各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联系，这些决议也许已经达到了所要求的效果。

公认地，在武器禁运方面美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大致上遵行安全理事会的制裁，这使我们获得一些鼓励。可是，法国售卖武器给南非，其他西方国家也给南非的经济支持，情形就不如此。

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作的第二个决定是由安理会向纳米比亚理事会提供支持和手段，以便纳米比亚确实到场、有权力，并指导该领土走向独立。南非如果阻止安理会这样做，则安理会必须暂时停止南非作为联合国会员的特权和权利。真的，安理会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认为把南非逐出联合国也是可能的。

自从联合国人民“免后世再遭战祸”而“创造适当条件，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同意宪章和建立本组织以来，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我们不能让南非的情况或任何这类情况把我们带到另一段痛苦和悲哀的时期去。我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以免证明那些认为本组织毫无前途的厄运预言家果然正确。我们对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仍有信心。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安全理事会在这需要果断行动的时候果断地采取行动。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贾帕尔先生（印度）：请阁下让我以本代表团的名义庆贺你担任本届理事会主席的任务，并祝你引导会议达成富有成果的讨论及决定。请也让我感谢整个理事会及其成员给我们这个机会在理事会上就重要问题表明我们的观点。

印度在联合国多次场合上表示对纳米比亚的重视，这必需追溯到委任统治制度的起源上去。幸而，这种注定失败的委任统治制度由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 第 2145 (XXI) 号决议而结束了；此后，大会就对此领土直接负起责任。后来，有人就南非政府不退出纳米比亚的法律后果，请国际法院表示咨询意见时，印度提出了一份书面声明，同时也在国际法院作了口头声明。这样，我们对此问题表现了连续不断的关怀。

我们认为，理事会有两份基本的文件。其一是安全理事会第 366 (1974) 号决议，呼吁南非从纳米比亚撤走它的非法在场并在联合国协助下将权力转移给纳米比亚人民。这点实在是这事的要点。另一份有关文件是南非外长的复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几点，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他实际上等于通知了联合国说，南非政府提议在没有联合国的协助下与纳米比亚人民协商他们的将来。

简单地说，南非不承认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有任何地位，尽管联合国已经直接负起对该片领土的责任。委任统治完了，所以南非现在说它之所以在纳米比亚，乃是因为该领土的人民要它在那儿。至于南非从未疑问过的该领土国际地位，它的总理很不必要地通知我们说，南非尊重该领土的地位，并不要求一寸土地。至于自决权，他告诉我们说，居民自己会决定他们的未来——显然地是用单由南非设计的方法。依我们的意见，这就意味着否定联合国宪章所称的自决。

如此一来，我们左右为难。该领土享有国际地位，但联合国对它或对它人民未来并没有切实的任务。如此，法律上的责任便与事实上的权力相冲突了。国际

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称：

“……各国应该牢记，受害的实体是一国人民，他们向确立神圣信托所制度要达到的目标前进时，必须求助于国际社会”。（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际法院报告，第127段）。

南非总理显然不认为有受害的实体，并认为该国人民只向他自由地求助。

南非这种单方面的看法是违反宪章的，甚至是违反当初的委任统治的。委任统治承认两项原则，第一是不兼并的原则，这已经南非接受；第二是该国人民的发展构成人类文明的神圣信托，这已由南非拒绝，因为它认为该国人民的发展不是人类文明的神圣信托，而是南非的专有信托。在此，我们又与南非意见相左，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神圣信托”有不同的解释。

安理会可以代表某种文明，但对此南非显然无动于衷。我们所面对的局势严重：它牵涉到南非篡夺联合国已经负有责任的一块国际领土。安全理事会第269（1969）号决议宣布，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构成对联合国权力的侵犯。这一立场仍然有效。

大会第2678（XXV）号决议邀请安全理事会审议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在内。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一九七一年，安全理事会第301（1971）号决议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拒不撤退，造成了有害于维持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一九七二年，理事会重申了该项宣言。

现在，南非拒不退出纳米比亚，已经僵下来了，我们认为，这可解释为侵略和威胁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既然没有其他有效的措施，安全理事会就应该进而按照宪章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考虑采取措施，就是大会五年前就预料到的措施。

安全理事会从来不曾面临过这样不同寻常的情况。我们现有的问题是，一块国际领土和人民的福利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神圣信托，并且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

却被一国政府非法统治，该政府并且违反常情地宣称人民要它继续非法控制。此处并没有牵涉到南非有领土的要求或国内管辖权的问题。这也不是一种牵涉到列强或其军事同盟的利益的局势。我们看来，此处没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也不是非洲统一组织专门关怀的事。它是关系我们全体的一项广泛得多的问题。它对联合国形成一个干脆而直接的威胁，因为基本上它是联合国和一个会员国关于一块国际领土的冲突。既然其他措施都失败了，就是按照宪章采取强制性措施的事件了。安理会的一些理事国在执行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和贯彻安理会的权力方面负有比其他理事国较大的责任。我相信，联合国每一会员国都会密切的注视安全理事会如何运用它毫无疑问地拥有的权力，来执行它关于纳米比亚的各种决定。

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理事会不会作出任何会妨碍或危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法律地位的事。

主席：我谢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德吉兰戈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担任理事会主席。我确信，在你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会在配得上本组织最高机构的合作和从容的气氛中前进。

我也愿称赞圭亚那代表团五月份主持理事会的态度。首先我向杰克逊大使表示敬意，他在很重要的事项上引导我们协商，我也特别要向兰法尔外长阁下致敬，他在月底来主持理事会会议，使我们感到光荣。他的重要性强调说明了我们工作的范围并强调说明了圭亚那对我们的各种制度与理想的致力，也表征了我们现在从事的辩论的重要性。

法国代表团愿意早日参加这项高层次辩论，此次辩论有几位外交部长及非洲代表出席参加，我们极注意地倾听了他们发言。不用说，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因

为我们对于纳米比亚的正义事业感到关怀和同情，又因南部非洲人民和国家间的了解。

安全理事会关于西南非洲的问题的辩论，可以追溯到好几年以前。只谈谈我们最近努力，一九七二年我们努力要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的调解，为解决问题谋求进步。这努力失败了。我们然后通过了第366(1974)号决议，对南非政府可能考虑安理会向它提出的请求一节，寄以相当希望。三个国家，包括法国在内，又同比勒陀利亚当局接洽过，希望就纳米比亚的政治未来表示它们的意见。那时，此举特别强调了各国重视该项问题的解决要能使纳米比亚人民迅速、自由地就该领土政治未来与宪政结构表示他们意见。

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希望多未实现，南非政府在五月二十及二十七日的讲词与文中所表示的答复，是模棱两可的。它与事实相冲突，又没有充分响应现代非殖民化的进程。

首先，南非对领土统一的答复是模棱两可的，它从来不提到纳米比亚人民或居民，却几次提到西南非的人民。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人民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政治前途，他们可作任何抉择，“包括独立为一个单一国的抉择”。我抱歉不得不强调，这句话特别令我们迷惑，因为有人会以为在各种可能的抉择中还有相反的可能，也即把该领土分裂成为一系列小国各个独立或组成联邦的可能。我们不能对这样松的办法感到满意，它叫人担心会形成几个纳米比亚，而不顾到大会与安全理事会请南非尊重该国统一的几项决议。一定不能让纳米比亚依照种族隔离的标准来割开。它一定要作为单一国而达成独立。在此一事项上，我们的立场极为坚定。此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统一的观念与领土完整的观念之间，划出一项重要的分别。关于后者，南非政府声明它不为自己而要求该领土一寸土地，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满意的保证。

关于所说的达到自决的阶段，也是模棱两可的。虽然明显必需由居民自己从此

宣布他们的未来，基本上，最后终需由比勒陀利亚政府促进这一个在托管制度下生存逾半世纪的领土的独立。除了南非当局表示过希望该领土居民尽早表达他们意见以外，我们没有看见有正在考虑时间表的特殊迹象。

我说过，南非的声明与事实相矛盾。南非外交部长致秘书长函中说纳米比亚人民必须能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形下，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选择。不过，我们清晰印象是，近年南非政府作出了与自由选择的概念相矛盾的各种决定。

一九六八年土生民族自决发展法，因为规定可在南非设立六个土著民族，所以已经有不利该领土所要采取的政治前途的趋向。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律给各本土更大自治，这只有加强纳米比亚分裂成为几个部落本土的趋势。从来没有问过当地居民说，是否他们以不同方式来构想过他们的政治前途。这岂是自由的选择？咨询一个单一领土的居民，并说服他们为多数的几种“人民”，却不给他们机会，认为他们自己乃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将来的民族，这岂是合理的？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一般看来，南非的答复并未充分顾到非洲和世界局势的要求。法国有非洲问题的经验，足以了解居民集团——不论它们是在那里的居民集团——间的敌对从来没有阻挡过国家走上自决的途径而达成独立。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这些观念陈腐，属于另外一个时代。正如每一独立国家都必须确切保护少数民族以求它本身的内部平衡一样，任何外国（特别在非洲）也同样应该避免促成超级的巴尔干化。在纳米比亚和它80万居民的情形，如此违反现代世界进化趋势与所有非洲人意愿的一种政策，只是退步，不是我们所企望的进步。

现在我要谈问题关键明显的所在：纳米比亚居民关于政治前途的意见的真实表达。纳米比亚的局势是世界舆论方面猜疑的对象。有些特别重要的党竟被排斥而不能参加该国政治；世界舆论对这感到惊异。现在我要引述本城权威报纸的言论，

“这个政府治理了一块不属于他而明明是由联合国监护的土地已历五十年；

全世界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政府控制的任何选举或制宪会议是有效的”。

有人又想知道，我们甚至应该直接向南非政府发问，五月二十七日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读到函中说纳米比亚人必须不受南非、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外界实体的干涉，自由地行使他们的选择。南非在指挥纳米比亚事务，这是不会有人怀疑的。既然这样，最起码的公道也要联合国在筹备必要协商中，同样地有它的一份。南非当局宣布他们自己对西南非洲领土上每样事情都负有责任，联合国又认为该领土是它职能范围以内；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两方面之间是有冲突的。

十余年来，我们便一直陷于同样的僵局，对当地居民有害，当地居民不能象他们非洲兄弟们都早已做到的一样行使其权利。这种局势岂能维持长久？我们岂没有必要至少要求联合国监督南非保证说它愿意尊重的自决与独立的进程？

此外，如果我们认为南非政府不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国际性质提出异议，我们通常可以得到结论说，必须设法，真正地使主要有关的人能够客观地、自由地、并且在民主政权中所习见的、又在国际领土上更为需要的可得确定或已经确定的情况中表达有关他们前途的意见。在纳米比亚这特殊情形中，这是一块既不是南非所有也不是南非愿意所有的领土，这就可以假定，应该行使在比勒陀利亚以外的其他控制力量，以来确保没有人逆行倒施来反抗事件的必然发展。

我重复说明，这就是本问题的关键、必要的条件，我希望也是我们在所处理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充分条件。所以，我更不能不愧惜南非外交部长在函中所提到南非政府不能接受联合国监督的这一点。本代表团郑重地呼吁南非领袖们重新审查他们的立场。我看他们的立场似乎是基于虚浮而无根据的反应，远非基于对情况的彻底分析。关于应用何种方法使国际领土居民能够在全世界之前公开宣布他们的前途这问题，倘若南非果真拒绝与国际社会进行讨论并避免达成任何协议，那就十分可叹。这很可叹，我也可以说，又对南非自己有害，也会使许多人都想对它

发出的谴责成为有理。在这种情形下，南非若不与它一切邻国建立正常有效的关系，或不知道南非怎样能被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接受。

在我声明的这一极端主要的部分之后，我要把调和或尝试调和反对意见的方法指出来。为达到这项目的，比较一下我们面前几份案文，也许是有益的。

最近，非洲统一组织在达累斯萨拉姆所通过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订下了与南非接触的三项先决条件：纳米比亚人民有自决与独立之权；尊重纳米比亚领土完整；承认西南非民组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代表。这三先决条件中第二项可以认为已经由比勒陀利亚政府接受。第三项却没有。至于自决权，它就不免有些暧昧与意见不同，它的解决还需要各种不同政党的参与，包括西南非民组。

现在的问题是：在照顾到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所寻求的目标情形下，寻求出可能达成的了解和规定磋商范围的问题。

不用说，但值得提醒，我们看来，因为国际社会不能在基本问题上妥协，理事会便应首先再次强调第366(1974)号决议的规定。

此外，我们相信，可促成新发展的具体措施是试图参照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这决议设立了一特别委员会来处理所有有关纳米比亚问题。还可以试图参照南非函中有利的各节，即比勒陀利亚政府愿意接纳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与非洲统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我们明白目前各方的立场相去仍远；既然南非显然态度刚愎有人怀疑派遣特派团到比勒陀利亚去是否合乎需要。不过，似乎很明显，要纳米比亚事件能和平进展的唯一途径便是采此路线。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要一个接洽委员会担任下面的任务：迅速与南非政府接触，邀请该政府磋商如何在尊重纳米比亚领土完整与统一情形下使它能在最早可能时达成独立的办法。

本代表团认为，达成该项目的最合适方法之一是：筹备在国际监督下，在全

境内举行普遍选权性质的普选。此种协商应该使纳米比亚能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自由地宣布它的前途。不用说，自由行使民主规则是衡量那些自称代表纳米比亚人民的各种组织真正权威的唯一办法。既然如此，就应该在所有利害攸关的党派和运动组织（包括西南非民组这或许是最重要的政党）参与下，举行这些选举。南非似乎亦赞同这种参与。

最后，我们看，如果采用这种程序，再讨论筹备和组织选举的时间表，就会很有用。不过，这些选举应该尽快举行，无论如何应该在一年之内举行。

至于特派团的组成，依我们之见，首先应由非洲人来研究，这是因为提议中双方接触的基本目的的关系——我重说一遍，就是建设性地讨论如何达成纳米比亚自决的方式方法。我想知道，这个接触委员会是否可以在宪章第三十三条的精神下包括达累斯萨拉姆决议所设立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委员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及一位或两位成员、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位代表以及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不过这只是一项建议而已。

有些人认为，纳米比亚的情势属于宪章第七章或那一章的条款之一的范围以内；本代表团不同意这些人们发表的意见。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一种建议。另外一方面，我们承认，关于纳米比亚存在着严重的歧见。我们准备坚持这一点：根据第三十三条，一切争端的当事各方必须寻求一项解决方法。

本代表团相信，经过过去几年来的失败之后，比勒陀利亚与涉及纳米比亚的各组织的直接接触，特别是与非洲各组织的直接接触，可以构成新的一步。只有这项程序才能消除我们大家在南非关于该领土自决的声明中所注意到模棱两可之处。最近在达累斯萨拉姆，非洲人肯定地说他们希望最好通过磋商来解决这项问题。他们或许可以在此得到这样来做的开端。南非也不应该拒绝考虑采用一种呼吁全体有关居民投票的十分民主和简单的制度。

我补充说，这项程序能澄清它对纳米比亚的未来政治结构的责任，因为，在选

出制宪大会以后，全体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们便会规定这项结构。不用说，我确信安理会不会反对；根据达累斯萨拉姆的决议，我刚才谈到的特派团会与西南非民组保持接触，把后者作为一个将来会在磋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中被邀来担负一定任务的政党。我们安理会不能赞同非洲统一组织就该党所通过的绝对性的宣言，其理由很容易了解。我们不要张扬说我们要想从外面强迫纳米比亚接受一党制度，从而给南非以逃避责任的方便。

另一方面，现在没有西南非民组的参与就不能成事，也是同样地确实的；南非政府应该接受这组织参与，因为——如果我把五月二十七日函了解得正确——：

“……境内任何政治团体都有自由为它所喜欢的任何宪政变革发起运动或宣传，并有自由参加任何和平的政治活动而不受妨碍……”（S/11701，英文本，第2页）。

我在声明之末要重申我国对联合国的信念，这不会让理事会吃惊。正如就对话与谈话而言——我们现在必然有更多的对话和谈话——法国对联合国有信念，所以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在非洲统一组织协助下达成纳米比亚自由、普遍选举所能担任的角色，也有信心。

再谈到比勒陀利亚政府，我要请它在关于与这个爱好和平的人民磋商的方式方面，放弃要别人勉强接受纯南非的解决方式，这个爱好和平的人民五十年来一直在等候结束它们的隶从关系，他们也并不威胁着什么人。本代表团今天提议的是，再给磋商与理性一次机会，因此明白地呼吁南非共和国——它在纳米比亚继承的义务比权利更多——赞同诚实不欺的自决意愿的表示，或至少不反对这种表示，呼吁非洲不要灰心，呼吁联合国为真理的新工作作出准备。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好话。

本次会议的发言人名单现在已经完了。我确信，参加目前讨论的各理事和其他

有关代表都急欲讨论顺利进行，因此，我的意思是要在本周中尽量多排会议。不过，现在有必要在事先约略知道究竟可以有效地举行多少次会议。所以我促请各位愿意参加讨论的人，尽早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发言人名单上。

下午五时三十分散会

- - - - -